



留住时光

想起姑爹,就想起谢尔盖·多甫拉托夫的《我们一家人》。顺便说一下,谢尔盖·多甫拉托夫系美籍俄罗斯著名作家,1978年起侨居美国,是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三浪潮”的主要代表人物。1990年离世。谢尔盖在《祖父伊萨克》一文中写道,作为一名参加对日战争的俄罗斯士兵,祖父伊萨克在部队的一次检阅中,被国君看中了。伊萨克身高七英尺,他能把整个苹果塞进嘴里,他的胡子一直垂到肩章。国君走到他跟前,微笑着用手捅了捅他的胸部。伊萨克马上被调入近卫军,编入炮兵连。如果战马累得筋疲力尽,在沼泽地拖拉炮车的就是伊萨克。有一回,炮兵连参加了突击战,伊萨克充当步兵跑上前冲锋。炮兵班理应炮火掩护冲锋的战士,但火炮始终默不作声。后来才搞清楚,是伊萨克的背影遮住了敌方的工事。读到这儿,我不禁哑然失笑,自然而然想起了我的姑爹顾秀奎。要是我的姑爹也参加了那次战斗,那么,将会有两个人的背影遮住敌方的工事,一个是伊萨克的背影,一个就是我姑爹的背影。伊萨克从前线回来后,有一次在小吃馆喝酒,与一个笨手笨脚的服务员发生了口角,伊萨克咆哮起来,一拳砰地砸在桌子上,拳头落进了写字台的抽屉里。读到此处时,我总是固执地将伊萨克换成我的姑爹。

有一次,伊萨克去逛街,经过一家售卖美国折叠床的家具店门口。当时,折叠床是轰动一时的新鲜玩意儿,人们称之为“魔术床”,折叠床的叫法是很晚才有的。“折叠床,单身汉的理想用品!不可替代的旅行用具!舒适又安闲!您想



每一个人的天性都是不一样的,既要顺天性,又要吸收一些不同的作为补充,从而达到丰富艺术个性的目的。

怎样把字写生动

(下)
□杨譚

有生命的人不可能是绝对静止不动的。四肢不动,思维、血液时刻在动,呼吸在进行。形式偏于静态的字,要暗示出其内在的“动”。唯生动才有情调 and 格调,才能出格局。我们发现许多有经验的书法家,写着写着就变平庸了,温吞了,没有活力了,这是他们在书写时懒费心思的缘故。临帖时一定要有意识地关注矛盾,创作时要有意识地制造矛盾,解决矛盾。唯变化、冲突才能产生丰富的美。

第四是通过联想、想象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古人善于从自然万象中悟通艺术的机奥,怀素从夏云的变幻中悟到草书的变化,雷太简闻江声澎湃而书法长进。由夏云变幻想起草书好理解,声音与书法又有什么关系?这是雷太简由江水声之浩荡而想象巨浪的狂奔、掀跌,江水的一泻千里,再由此而联想到书法的用笔、结构、气势等。黄庭坚坐见江山,于中作草而似得江山之助,这是他从自然之理而悟书法之理,心胸开阔无挂碍之故。

我最近刻了两方印,其中也有联想和想象。一方是《润含春雨》,刻之前心中升起这样的感觉:春天,地气回暖,几场春雨之后,草木发芽了,人也变精神了,到处都可见人跃跃欲试的样子。这方印印面不小,我挥刀纵横,不假修饰,两三分钟就刻完了,自认为刻出了泥土咕噜噜往外冒热气、春气、生气的感觉。还有一方印《寂寞》,那是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在濠河边散步,看霓虹灯闪烁、游人如蚁,蓦然生出一种天地永恒而人生短促无常的感觉。那是一种大悲凉、大寂寞,回家后刻印时这种情绪一直弥漫着。

第五种办法是融入情怀、情趣,这样写出来的字才会有血肉、有呼吸,与别人不同。

还有一个办法是张扬个性。有风格难,有个性易。张扬个性不等于胡乱涂抹。张扬个性是把自己的天性用适合的方式表达出来。不能看人家临什么就跟着也去临什么,要依据自己的天性有所选择。每一个人的天性都是不一样的,既要顺天性,又要吸收一些不同的作为补充,从而达到丰富艺术个性的目的。我适合写狂草、雄放的汉简和朴素奇变的北碑,但我也常常临摹秦篆、汉隶和唐楷,我自省:如果缺少后面的那些补充,我的书法将会文气不足、单调乏味。

做古人的翻版,或者追随“流行风”与“展览体”,作品即使很完整,点画有力招式合法度,也制造了矛盾解决了矛盾,做出很有情感的样子,这样的作品照样是没有个性、不生动的。

A6 | 紫琅茶座

我的姑爹顾秀奎

□刘剑波

啸。有时,我们在外面疯玩,快到吃饭的点儿了才回家,这时,离得很远我们就听到了那种山呼海啸声,于是就知道姑爹来了。我姑爹的一双脚大若蒲扇,这双大若蒲扇的脚常年光着走在田埂上。田埂柔软,脚与泥土相触发出的是噗噗之声。要是这双脚走在马路上,那么发出的就是吧嗒吧嗒的声音了,酷似打快板声。

有一年,在我家小院里鞭答老牛(玩陀螺),忽然就听到了这种由远而近的快板声。我以为它会擦我家小院而过,但它在院子门口戛然而止。我停下鞭子,老牛兀自而转,最后懒洋洋停了下来。也许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陀螺最贱的了,它渴望挨打,你越是打它,它越是呼呼生风,那是它兴高采烈的表达,反之,它会失魂落魄,郁郁寡欢,最后倒地而毙。就在它颓然倒地时,院子门被敲响了。其实,院子门虚掩着,于是它被推开了,我看到一个戴草帽的黑大汉站在门框中间。后来我读《水浒》,觉得他既像鲁智深,又像李逵。他赤着脚,裤腿卷到膝盖,腿肚子上爬满蚯蚓(青筋)。我一下明白快板声是怎么发出来的了,敢情,黑大汉的赤足是一块木板,而大地是另一块木板。那是我头一次见到姑爹。我后来知道,姑爹居住的九总离我家有十多公里,也就是说,两块木板不停地拍击了十多公里,姑爹就这样打着快板来到我家。姑爹背着一沉重的麻袋,而麻袋里装着一条约比澡盆还大的鱼,周围的邻居闻讯跑来观看,有人说长这么大从未看到过这么大的鱼。有人问能不能割一块卖给他。正在收拾鱼的父亲开始下逐客令了。那条大鱼分几次红烧,盛着鱼肉的碗盘在灶上排成了一个纵队,单是烧成酱红色的鱼籽,全家人就吃了两天。姑爹家屋后的池塘不仅养鱼,还种菱角。秋天,姑妈邀我们去吃菱角。大块头的姑爹轻盈地坐在楠

圆形的大木盆里采菱,头上扎着一条花手巾,远远看去,神似丰腴肥硕的女人坐在木盆里。那天晚上,我和父亲竟然把一锅煮菱角都吃下去了。我至今还记得那种齿颊生香的美妙感觉。

父亲说,你姑爹力大如牛。对父亲的说法我一直半信半疑,但有一次我去九总玩,证实父亲并没有骗我。姑妈家门前是一块刚割了小麦的自留地,我看到姑爹和另一个人在合作耕地。姑爹俯身拖着犁,整个人绷成了一张弓,另一个人则在后面扶着犁把。犁铧欢快地犁开结实的土地,间或闪着耀眼的亮光。而在邻近的一块田里,拖犁的是一头雄壮的水牛,因为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看上去,姑爹在跟那头水牛齐头并进。姑爹几乎跟水牛同时到头,然后又一起折返,犁铧再次不约而同地闪出亮光。这一次我确信姑爹不是李逵,而是鲁智深。在我看来,鲁智深要比李逵力气大,鲁智深能倒拔垂杨柳,他李逵能吗?我听父亲说过,以前这块自留地里长着青菜,不知谁家的山羊经常过来偷菜吃。姑爹在田埂上插了块牌子。姑爹不识字,请在牌子上写了几个字:山羊不得入内吃菜。山羊我行我素,根本不买账。有一次被姑爹逮了个正着。姑爹抓住山羊,只听嘎巴一声,他生生把山羊腿给掰断了。

姑妈对我说,你姑爹什么都好,就是有一桩不好。我问哪桩不好。姑妈说,你姑爹太迷女人了,迷得都发痴了。我一下憎恶起姑爹来。姑妈笑了起来,我说的女人就是酒啊。姑爹好酒,做田累了,下工回家喝一大碗米酒是姑爹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人生享受。我不知道姑妈为什么那么讨厌姑爹喝酒,只要姑爹一端起酒碗,姑妈就会骂骂咧咧。姑妈骂骂咧咧地坐在灶膛前点火。姑妈骂骂咧咧地往锅里倒油炸花生米。姑妈把一盘金黄金黄的花生米放在姑爹面前,又倒上一碗米酒。姑妈骂骂咧咧地说,老不死的,快喝吧。



娇羞 吴有涛撰

废墟中间照样开着蒲公英,断壁残垣上开着一簇簇紫葳,瓦楞缝隙里长出的矮草一岁一枯荣。呆呆站着,凝视这些不挑地儿的野草,茫然无所思

吕四老街走一走

□江徐

一路走过去,爆竹经营部,饭店餐具、祭祀用品,锅碗百货,都有。名为“王万兴福寿”的寿衣冥器店,白瓷砖墙面贴着的门联颇有过去时代的风味:百货畅通,川流不息。横幅是:近悦远来。服装店门头上面,凸制的“胜利饭店”四个大字依旧可辨,黑里透白的烟因依旧杵在屋顶。

五金店门头上方,安着斗大的“机电”二字,也是繁体,缝里长出蕨类植物。一边的春联是:好年好景好运。怎样算好年?怎样算好景与好运?店内破破落落,想必少有人光顾吧。修锁配钥匙的铺子,杂是杂得琳琅满目,乱又乱得目不暇接,屋顶挖出一页天窗,像A4纸贴在木板上。仔细看,杂物中间摆着锁业协会会员单位的牌照。

路过一爿理发店,光头男人半躺在椅子上(那种用脚踩可升高下降的皮椅),闭目,养神,鼻孔以下敷着热的湿毛巾——待会儿要打上肥皂刮胡颧的。钟表维修店的三面墙壁和柜台橱窗里,或挂或摆着各式各样的钟,从门前路过,听不到一丁点指针的滴答声。有一家赛鸽俱乐部,隐藏在老街深处,蓝色的卷帘门,紧闭。一只孱弱的黄猫,贴起脚翻检店门口的垃圾桶。

“吓煞我路,冷起蓦然听到她唱歌……”对面走来的妇人笑着对同伴说,“还以为她会追上来得打我哟。”

有个疯子?我思忖着继续往前走,听到了女人的歌声,“每次走过阴暗小路,长女人影依然我一个……”歌词有点

伤感,嗓音却是欢愉的。屋内只她一人,端坐桌前,大概是在看本子上的歌词。唱了会儿,她自言自语道“吃饭咯”,随之起身。见纱门外站着陌生人,瘪了过来。我趁机问她(也为消除尴尬),门口墙壁的铅皮上为何写“扭扣”二字?“我是卖扭扣的。”语气很随和,没有当地原住民对陌生人的警惕。如今灰头土脸,有些地方露出红砖,一碰,指腹就粘上灰屑。废墟中间照样开着蒲公英,断壁残垣上开着一簇簇紫葳,瓦楞缝隙里长出的矮草一岁一枯荣。呆呆站着,凝视这些不挑地儿的野草,茫然无所思。这条以革命烈士范龙命名的老街,的确很老了。新瓶装旧酒,至少,酒还是那个味道。倘若酒换了酒

老街里面有一家店,粉嘟嘟的门面,名曰“逆转时光”。开在这里,一天能有几个顾客呢?看起来比住在这里,双手别在腰后慢悠悠走着的老人还要寂寞。店主的寂寞呢?逆转时光,这种异想天开,永远是人类集体无意识又愿意自欺欺人的说辞。

明代的井,荒废的酿造厂,掉漆的排门板,三百年树龄的银杏。白墙在风蚀尘染下显得灰土土脸,有些地方露出红砖,一碰,指腹就粘上灰屑。废墟中间照样开着蒲公英,断壁残垣上开着一簇簇紫葳,瓦楞缝隙里长出的矮草一岁一枯荣。呆呆站着,凝视这些不挑地儿的野草,茫然无所思。这条以革命烈士范龙命名的老街,的确很老了。新瓶装旧酒,至少,酒还是那个味道。倘若酒换了酒

老街的人物花草,表现出安贫乐道的样子。那股静气,像一户人家仍然坚持手写的春联:当门花并蒂,迎户树交柯。这似乎成为怀旧的人们心中的雨景。



沼泽深处的女孩



对久居钢筋丛林的都市人来说,这是无数次出现在我们梦中的仙境和世外桃源,是我们心存向往而难以企及的远方。

沼泽之爱

□南西

电影《沼泽深处的女孩》,改编自美国女作家迪莉娅·欧文斯的畅销小说《蝌蚪吟唱的地方》。相比原名,“沼泽深处的女孩”翻译得更直白明了,毕竟大多数观众并不知道“蝌蚪”是什么动物。蝌蚪,读作lā g ū,它是一种水生甲壳动物,跟小龙虾长得很像,常常栖息在水质清新透明的山地溪流中。蝌蚪吟唱的地方,顾名思义,与湿地有关。影片讲述的便是生活在蝌蚪吟唱之地的“湿地女孩”基娅从人生沼泽泥潭中走出来的故事。

因为彼此相处不睦,基娅的父母及哥哥姐姐先后离开家庭,从十岁开始,基娅便独自生活在湿地中的一幢房子里,靠驾着小船捕捉贻贝卖给码头上的人为生。她只上过一天学,幸运的是在情窦初开之时遇见了生命中的贵人——泰特。他教她识字,告诉她湿地以外的世界。她用学来的知识记录下湿地里的生物,他鼓励她出版关于湿地生物的书籍。后来,泰特去外地读大学,她满心期待他的归来却杳无音讯。此时,镇上花花公子蔡斯缠上了她,也因此她被称为嫌疑犯卷入一桩扑朔迷离的杀人案之中。

从电影类型来说,《沼泽深处的女孩》属于悬疑爱情片。这种类型的影片,好看之处在于吸引人,悬念迭起,险象环生,能引发观众的解谜欲望。电影将回忆穿插于解谜过程中,镜头不时在湿地中孤独的基娅和困于被告席上可怜的基娅中轮流闪回,观众情不自禁代入共鸣,直至剧终才解到一个高能反转的谜底,留下唏嘘不已的余味。

影片取景于美国东南部北卡罗来纳州的湿地自然风光。养眼的绿色系水生植物、光影清透、水流潺潺,雪雁翩跹,无数只叫不出名字的水鸟、贝壳、鱼类和平相处,充满唯美与浪漫的诗意。对久居钢筋丛林的都市人来说,这是无数次出现在我们梦中的仙境和世外桃源,是我们心存向往而难以企及的远方。而电影就能将远方轻巧地带到我们身边,让我们梦圆眼中,这就是艺术让人无限着迷的魅力所在。

影片中有个镜头,泰特即将去外地读大学,父亲和他说:“我经常听到你跟那个湿地女孩的流言蜚语,她是你的女朋友吗?我给你说些你不太愿意听的话,这是我当父亲的职责。我得提醒你小心点,你为之努力的一切,你去教堂山大学的梦想,生活的改变往往发生在瞬息之间……”说完,父亲让泰特去放音乐,音箱里传来普契尼歌剧《托斯卡》里的咏叹调《献身艺术,献身爱情》。

《托斯卡》是伟大的作曲家普契尼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三幕歌剧,根据十九世纪法国剧作家萨都的同名戏剧改编而成,讲述了1800年发生在罗马的一个爱情悲剧故事。女主人公托斯卡是名歌剧演员,她的恋人是名画家。由于掩护了越狱的革命党人,画家被警察局逮捕,并判了死刑。托斯卡为救被困的恋人,请当地的警长帮忙。警长垂涎托斯卡的美色,想趁机霸占她,提出让她出卖身体来换取恋人的生命与自由。如果她能答应,他便会给画家执行一个假的死刑。托斯卡无奈之下只好应允。就在警长以为自己得逞之时,托斯卡趁其不备抓起桌上的匕首刺死了他。

次日早晨,托斯卡告诉恋人,这是一个假的死刑,并嘱咐他,枪声响后一定要装死不要动。等人群散后,就可以偷偷逃走高飞了。枪声响了,画家应声而倒,血流满地。托斯卡这才知道警长并没安排假死刑,她被骗了。悲痛欲绝的托斯卡,最后跳楼自尽,跟随被行刑而死的恋人而去。

这部歌剧中,最脍炙人口的便是第二幕里的女高音咏叹调《献身艺术,献身爱情》:“为了艺术为了爱情/我生活中充满这样的信念/每当我悲伤痛苦的时候/它给了我力量/我愿永远这样虔诚/常常向上神明/诚恳地热情祷告/我愿永远这样虔诚/常把鲜花奉献/但是我现在的苦难是什么/为什么上帝啊/你为何不回答我。”这首旋律优美的悲伤之歌,激情高昂,表达了托斯卡既想救爱人,又不想失身警长,进退两难时内心的凄楚和哀婉之情。

一首脍炙人口的咏叹调,对整部歌剧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歌剧演员们常以是否能唱好咏叹调作为衡量专业水平的一种标准。电影《立春》里,王彩玲就时常模仿卡拉斯,将《献身艺术,献身爱情》唱得有模有样。很多著名歌剧家也都唱过这首咏叹调,尤以美籍希腊女高音歌唱家玛丽亚·卡拉斯最知名。卡拉斯不但音域宽广,能将音量飙得很高,且擅长灵活自如地运用身体语言,将灵魂融入角色之中。

卡拉斯一生演出了上百部歌剧,塑造了很多令人难忘的经典角色:诺尔玛、美狄亚、露琪亚、托斯卡……普契尼的《托斯卡》里的托斯卡,是她最具代表性的角色之一,她将《献身艺术,献身爱情》演绎得荡气回肠,悲情人至深,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杜拉斯在看过这部歌剧后曾经这样评价卡拉斯:“在她那里,歌剧不再只是声乐艺术。她激发了埋藏在歌里的诗意,她唤醒了故事。所有森林中的睡美人都在等她。在卡拉斯演唱《托斯卡》之前,该剧已有七十年没让人掉眼泪了。”

观看《沼泽深处的女孩》时,我一时没有明白,为何此片中要播放这首咏叹调呢?看完之后独自回味了一番,觉得大概含有两层含义。其一,泰特的父亲爱听歌剧,暗示着泰特所受的家庭教育与从未上过学的湿地女孩不同,也因此这段爱情初始不被身边人理解就情有可原了;其二,暗示泰特的内心此时也处于两难之间,究竟是选择去外地读大学还是留在湿地继续陪基娅?泰特最终选择去读大学,多年后又选择重新回到湿地找基娅,完美诠释了这首咏叹调的主题:献身艺术,献身爱情。

回到原著小说的题目,其实蝌蚪并不会唱歌。作者迪莉娅·欧文斯说:“‘蝌蚪吟唱的地方’实际上是一种意象,指的就是大自然。”